

古今遊記叢鈔

卷之十三 甘肅省

青唐錄

宋李遠

青唐卽邈川。其地在黃河之曲。直西至成都數千里。北占河湟間千餘里。河湟間有鄯洮河。渭蘭礮疊岩等州。唐爲隴右節度。而鄯善其治所也。蓋禹自積石導河。導河行數曲。而湟水洮水入焉。河渭蘭礮疊岩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鄯部積石軍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邠靈寺。卽唐靈岩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洮所建。寺有大閣。附山九重。中有佛像。刻山爲之。高百餘尺。環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城自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城十餘里。始得平川。地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磴。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西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山峻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間。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爲棧。下

臨湟水。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遇平地。纔廣數畝。羌因之卓帳建寺焉。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卽宗哥城川也。川長百里。宗河行其中。夾岸皆羌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荆楚。又四十里至宗哥城。分東西二壘。廣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諸城最高。至秦州千餘里。東北至西京府。西北至甘州城。皆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三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傍開大門。中有隔城。以門通之。爲東西二城。僞主居西城門。設譙樓二重。譙樓後設中門。復設儀門。門之東契丹公主所居。樓西爲絕級。夏國公主所居也。過儀門北二百餘步。爲大殿。楹棟皆繪。王殿基高八九尺。去座丈餘矣。碧琉璃磚環之。羌呼禁闌。凡首領升殿白事。止琉璃磚外。犯者殺之。傍設金冶佛像。高數十尺。飾以眞珠。覆以羽蓋。國相廳事處。其東直南大衢之西。有壇三級。縱廣畝餘。每三歲一祭天于其上。西城無慮數千家。東城唯陷羌人及陷羌人之子孫。夏國降羌。于闐回紇賈販之人數百家居之。城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東西平原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周垣。屋至千餘楹。爲大像。以黃金塗其身。又爲浮屠十二級以護之。阿里骨斂民作是像。民始離心。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決之。僧

之罹。無不免者。城中之屋舍居半。唯國主殿及佛舍以瓦。餘雖主之宮室亦土覆之。自青唐而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以凝爲鹽。其色青。中有島廣十里。習禪者羸糧居之。海西北皆平衍無壟斷。其人遂善藪草以牧。以射獵爲生。多不粒食。北至有鐵堠。高丈餘。羌云。此以識界。自鐵堠西皆黃沙。無人居。西行逾兩月。卽入回紇于闐界。又弊牛城在青唐北五十餘里。其野產犛牛。城之北。行數日。遶大山。其外卽接契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瀘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卽西蜀之界。蜀有崇山絕險之限。此皆青唐邈川土疆風俗之可紀者也。

首陽山記

清 蔣 薰

余讀隴西楊司農恩首陽辨。知天下蓋有五首陽焉。彼說文以爲在遼西。劉延之以爲在偃師。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者。無論矣。獨河東首陽。馬融以爲在蒲坂是也。至今祠而祀之。若隴西首陽。雖載在方輿勝覽。見於曹大家通幽賦註。若沒若傳。與劉延之說文索隱等耳。自楊司農之辨出。謂在蒲坂者。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禹貢曰。壺口雷首。

至于太岳止名首山。雷首非首陽也。且考於書。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以山得名。顏師古亦云。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於是萬歷丁巳。隴右道朱熒元與郡守丞倅建廟崇祀。埒於蒲坂。余登其山。荒祠數椽。僅蔽風雨。嶺勢坡陀。先受朝曦。斯謂首陽乎。今猶薇蕨徧麓。土人採而食之。河東無此也。山以西有一坏土。爲夷齊冢。咸稱墳灣云。夫古來圖閣書帛。礪帶山河者。功蓋一世。祀不延於易代。亦何取兩餓夫爲哉。况周之興也。式閭封墓。未嘗馳一介而問之。太公與伯夷同事文王。不聞爲義士。請意當時二賢存亡。不足輕重於周。或叩馬之諫。詆武致怒。卽太公有不敢言歟。嗚呼。人患行不立耳。始忽之。終思之。生忘之。死敬之。此隴西河東爭首陽於千百年後也。雖然。今之飄泊關山。驅饑乞食於隴外者。憑弔首陽。猶將問心觀我。未易妄質古人。若夫鼓吹前路。車馬緣雲。飫黃羊。醉蘆酒。於茲山之椒。未知夷齊視爲何等也。

蘭州風土記

清失名

蘭省襟帶黃河。浮橋在北關外。爲西路要衝。前人所謂天下黃河只一橋也。冬月河凍。則撤去。行人踏冰而渡。坦若夷庚。

河交春令。冰漸泮。土人猶踏冰以渡。葬魚腹者日凡數輩。然終勿之鑑。可怪也。蘭車惟用一馬。車輪較中原寬尺餘。故一出甘境。便不合轍。甘省有督撫。無提。鄉會試附於陝西。并無專額。

自陝至甘。土坑深大。無滴水。彌望皆是。白起長平坑。降卒八十萬。不爲多也。安定西數站。山高土厚。掘井不能及泉。因作窖於低窪處。凡天雨。與人畜諸溺皆聚之。名曰窖水。

河水渾濁。其泥可以糞田。甯夏一帶。遇河水淹沒。歲卽大豐。甘民不知經商。士子亦不能學幕。惟耕讀卽已。

土人以一人爲一塊。生子則稱某娃。往往至老不改。又呼妯娌爲先後。呼妻爲婆娘。呼父爲達達。河洛蕎麵也。按吾鄉稱人肥胖者。爲大塊頭。或有出處。先後見史記封禪書及郭景純爾雅注。妻呼婆娘。正見其常存敬畏處。吾鄉以此爲罵婦人。義殊未稱。麵稱河洛。山陝皆然。必非無據也。俟考。

南人生兒女。用金銀或絲絛作鎖索。西土則竟以鐵索索之。若囚徒然。

土人逢客至。以酒當茶。却無下酒物。南中所謂寡酒也。

土人睡炕。并無被褥。惟鋪芨芨草蓆一張。填以馬糞。初入室臭不可耐。久之亦不覺矣。氈衣用羊毛碾成。不假裁翦。土人無冬夏皆衣之。價廉於布。

以麥稈爲冠。形如傘而微小。稀疏不蔽風雨。出入寒暑不少離。余嘗過而問之。答之以笑。

西州風俗儉吝。雖巨富亦緼袍蔬食。創見者。不知其爲富翁也。

土人有喜事。賀客滿門。不論冬夏。皆戴白胎涼帽。相習成風。不以爲怪。鋪戶每逢朔望。晨起於門外燒財神馬。復興隆鋪。互相拜揖。口稱發財。

土人先一夕作水黃酒。次早酤賣。過午卽酸。不可飲。余特美其名曰半天香。

省中黃酒。每罇紋銀十金或十二金。外府州縣尤踊貴。尙有假充者。戒之爲妙。

水族多自漢中來。死者過半。而其值甚昂。惟各官府用之。土人則不能舉其名也。

本地惟羊最賤。三百錢買羊。羊皮却值二百。則一羊百錢耳。

燂燈。卽南邊發燂也。一把十數張。白淨可愛。只需一文錢。南中勿能勝也。

土人大半住土窰。窰或一層或兩層。卽縣詩之陶復陶穴也。窰上不是原田。卽是孔道。袁簡齋詩話載土窰詩云。雨風不向窗中入。車馬還從屋上過。可以互證。

蘭州水苽甲天下。尤以五泉者爲勝。

土人無少長。皆喫水苽。每逢市集。煙氣四布。幾不見人。

凡插燭俱以燭就蠟籤。由下插上。此地則將燭臺中空。由上插下。

南中熟米。皆用杵臼舂之。以熟爲度。鞏秦一帶。則直以蒸熟者爲熟米。

安西一帶。歲開金礦。利入於官。而民疲於役。

甘省產玉。而無玉工。得玉必須蘇做。故玉器較貴於南。

元宵萬壽宮前有燈市。士女觀燈。皆揭去車帷。夜分未散。

五泉爲蘭州勝地。春月遊人尤盛。鄉間婦女。皆騎驢而至。趕驢者半係夫主。

土人婦女。皆坐廠車出門。服飾鮮麗。面上却用烏紗罩之。可以見人。不令人見。

婦人弔喪。不論疏屬泛交。皆徧身縞素。故所見孝服居多。

蘭州婦女。脚背無隆骨。故纖小勝於南方。亦天工。非人力也。

婦女晨起。皆撒溺於盆。溺溫卽以洗面。免費柴火。鄉中少女。上衣而下不裳。雖至冬月。私處常見。

甘土民貧而愚。不知鬻婦爲犯法。買者亦然。官府亦不必援例斷也。

自入甘肅界。賣酒飯者俱係婦人。其丈夫則執爨抱孩子而已。無賴少年。闖通妓院。以裝水菸爲名。乘機勾引。所在皆是。

甯夏人不重男而重女。女生方齡。卽教以歌舞。周行當道衙門。眞錢樹子也。

門首幌子。畫一酒壺。卽妓家也。酒名酪留子。義不可曉。豈謂飲至酪酊卽可留宿歟。笑。

涇州爲入甘首站。州中嚴家山。號小蘇州。名妓多在山上。過客到此。往往不辭折屐。甘土地瘠民貧。州縣苦無出息。所望者惟遇災賑濟耳。

轄內當商。不論五家十家。遇節輒合送一禮。極菲薄。酸醋半瓶。白米一碟。皆可湊數。州縣因公落鄉。公館多係土窖。若不帶行厨。鄉約進熟雞一隻。便是上饌。甘省典史多苦缺。衣食不給。輒訛詐堂翁。堂翁不甚清白。往往受其挾制。

甘省教官。并無車馬。平時出門皆徒步。遇公事輒借馬乘之。甘人多不習幕。州縣幕友皆陝西富平人。卽吾紹亦寥寥耳。

六房書吏。俱著敝布衣。衙役則衣履不給。一切差票。俱役擬送過硃。若官自親點。則推諉不行。以苦差多美差少也。

長隨憑藉官勢。恐赫鄉愚。往往飽其慾壑。

甘省試用州縣官。俱有省書。平時百端供奉。一經得缺。多方盤駁。豁壑難盈。

甘省不肖州縣。望賊如望歲。賊至則暗通關節。任意開銷。財旺生官。自然之理。

州縣能員。多往糧臺辦事。掌司管鑰。撒漫者雖極虧空。大憲自爲設法彌縫。旋邀陞賞。

甘省土司。統轄番回。獨據方面。但得番回安靜。則世受國恩。榮寵無匹。

口外多美缺。漢官正印。例不調口。調者惟佐雜耳。

準噶爾左右。皆是新疆。俗甚殷阜。稻米棉布。盛於中華。而價特半之。

葉爾羌與西洋連接。衆商輻輳。大半皆中原人。

沙中并無礫石。馬行不疾不徐。身在車中。如居靜室。

大山雪中有物名夏草冬蟲。蓋夏則爲草。冬則爲蟲也。亦可以資博物之一助。玉門西去數千里。有怪風。行人值風起時。急須臥地。不則人與馬俱吹去。杳無蹤蹟。土人炎夏皆擁裘。六月常霏霜雪。天山冰凍。終古不開。乾隆中。曾命阿公彌達窮河源。覆奏謂源出崑崙河。黃金北極星石下。余閱西域志。知河源遠不可測。阿公所奏。似尙未確。

皋蘭載筆

清 陳奕禧

癸亥四月。解州產瑞麥。兩歧至五歧。多可三四畝。

關壯繆祠。在解州西門外。規度弘麗。宋眞宗益加恢廣。以侯衛鹽池。有斬蚩尤之功也。蚩尤素爲池害。侯顯神力除之。至今池南村堰。有以蚩尤名者。其說似荒誕。而亦有徵。侯本解人。其故鄉曰常平。去州東二十里。居鹽澤之西南。戊午己未間。知州王朱旦求得侯之祖墓。鐫傳始末。鍾祥之地。宜乎英靈式憑。迥異他邦也。

霍光墓。在解州察院迤西稍南。

王官谷。北對故市鎮。五里而遙。南有天柱峰。獨立嶮巖。東西雙瀑布。西高十許丈。東高

不過丈餘。北流合於谷口。流出谷。卽貽溪也。土人引溉田畦。各以時刻炷香分業。彼此相售。其值甚昂。香候參差。毫釐難假。水貴如此。谷內惟道觀有層樓將傾。表聖之休休亭三詔堂。皆無蹤蹟可問。而遺像獨坐土穴中。巖嶺頽倒。亦將塞其門矣。

華陀墓在華陰縣西五里道南。華山北約一畝。高二丈。後又一冢差小。前又一墳。毀其半矣。

華州西門外道北有寇萊公祠。余入謁。壁間懸石刻像。面長七寸。潤五寸。儼然一代偉人。上刻公與向敏中詩云。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交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頭白猶持將相權。向公詩云。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桂中枝。試思淳化持衡者。得到如今更有誰。此忠愍判永興軍時遺像。天禧二年九月十三日所刻也。舊在西安一小寺中。明正德間重刻。觀此二詩。知兩公同年交好之誼。千載不泯。

段太尉秀實墓碑在臨潼縣西十五里。自大道迤北三里姚村。卽墓所也。

溫泉在驪山下。秦皇漢武唐太宗明皇俱臨幸而浴焉。長安志。天寶六載。改溫泉爲華清宮。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宿。其他樓觀殿閣。不可勝

紀。今皆毀廢。惟有靈泉觀一區。觀內有金大定間知縣柴震鑄銅鐘。高八尺。鐘銘甚佳。又道士劉士顯羽化碑。後有少華喬元龍草書遊朝元閣題記。元符庚申。楊質夫摹刻於此。碑西又一碑。甚古。已不辨年月。舊湯盡塞。今止開兩湯。亦非當時故處。湯上官舍中。宋元明及時賢題句甚多。而爲俗人傷滅者。亦十之六七矣。舊傳須虔祭。方得入浴。不爾則爛入肉。近見滿漢男女。澡洗不絕。已不足信。余以人歸日晚之際。解衣坐水。潤體濯泉。一泓澄碧。暖香汎濫。久之。遍透肌骨。舉身暢適。汗發橫流。而不覺其熱也。想像玉蓮鳬石梁。縷舟行樂之時。能不移情而節於淫佚者幾希矣。泉上卽東繡嶺。老柏滿徑。古香未絕。朝元閣梨園。其蹟可指。繚垣一帶。環繞於外。遠望未泯。西繡嶺四年前崩其一峯。壞居民二十八人。

半兩五銖貨泉大布五十五行大布等錢。皆周秦漢舊物也。西安咸陽以西。至今猶雜唐宋以下諸朝錢。二文準官錢一文。蓋此邦爲列代故都。自古卽今。交易未絕。余家居時。購得十許枚。珍藏以爲古玩。己未西來。檢求一二百攜歸。各種皆具。其富可矜。今再往還。則漸亦少矣。初民間多不知。見余搜索一過。便視爲可重。每有收弄者。不出十年。

將無得復見矣。

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九嵎山下。陪葬諸王七。嬪妃八。公主二十有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有四。諸蕃酋長歸順者。琢石肖像。卽六駿贊像。亦得泐而班之。宋武功遊大雄。因縣距陵遠。做石像帶箭之狀。別建廟於邑南門外。擇其功之大者陪祀之。今廟前有金天眷初重修碑。明崇禎五年。蜀西范文光以邪訓署篆此邦。建堂三楹。刻石像半身。位於堂中。隆額廣額。鳳目虬髯。天日之表。龍鳳之姿。非凡貌可擬。其餘房廊一無存者。天眷碑陰有文光上昭陵絕處二律。額上有過唐論三大字。似蘇黃書。余謂此必宋人筆也。碑上有文皆磨治痕蹟。猶顯文尾云。三年僅得以誅。則爲天下計者。可不知懼邪。起句有隋文帝字。然都不可讀矣。碑下方未遭削去者。刻承信郎權縣尉盧傳迪。功郎權主簿李孝恭。承節郎監酒稅孫惇。奉議郎知縣事員延年。立丁酉歲日。南至柘湖吳說書刊者爲姚彥。審此爲宋刻無疑。其書精爽挺秀。中多嫵媚之態。鐫亦佳手。不知何意。竟放膽剗鑿。觀其破痕尙新。不及元蹟之舊。當是文光欲刻已作而毀者。宋碑佳者。今已難遺。文光名士。何遂鹵莽若是。其論又不知何人製。並識。

之。以期他日遇之。慰我好古之切也。

乾州東南七里路側。有好時村。卽漢郊上帝之所。

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唐高宗武后乾陵在其上。其石器等物。至今猶存。余凡兩遊於此。爲記其概。陵正南兩峯對峙。上表雙闕。曰朱雀門。內華表二次。飛龍馬二。朱雀二。馬十匹。仗劍者二十人。次二碑。東碑無文。高二丈二尺。闊六尺。厚四尺五寸。乃于闐國所進。面劃方格。若欲鐫刻而未就者。上有金源星弟題記。背多宋人題名。西碑制四方。俗曰七節碑。碑用四石。如臺疊而成之。連上下底蓋共七石。故俗云然。每方高三尺五寸。闊六尺。其文乃后手製。曰述聖記。自矜其功德。書法如聖教序。以泥金填其文。剝落之餘。光明猶燦。碑身加重。竟仆草間矣。次雙闕。陵之內城門也。大獅二。高一丈二尺。圍五尺。南向。左右列諸番王像。右之數二十有八。左之數三十有二。其高四尺許。仆豎相半。明乾人宋廷佐曰。背有刻。皆剝落不可讀。論者謂高宗之葬。諸番王來助者甚衆。武后不知太宗之餘威遺烈。乃欲張大其事。刻之以誇耀後世。撫背細觀。并無字蹟可考。余竊慨夫窮泰極侈。今皆煙消灰滅。武以哲婦。幾傾唐祚。雖極爲粉飾。終不能掩其穢。徘徊

徊其址。孰不懷詆刺之思。方有作會大雨。驟馳歸寓。簡閱郡志。于穀山公記云。過武嬰陵。有訾者。輒報以風雨。余至而風雨適驗。亦悍矣哉。又有金時所刻無字碑。字畫奇異。錄之以備一代之文。（字另備一體未錄）

邠州西二十里清涼山慶壽寺。有大佛。鑿崖爲像。高八丈餘。層閣覆之。傍崖而成。前半重檐疊瓦。後半則石壁陡立也。此山一帶俱紫紅砂石。質理蠹浮。而跣趺雙足。青珉堅潔。身以上白玉淨明。至頂不雜。人力所成。若出天構。相傳唐太宗西征。尉遲敬德所創。佛光旁紀云。大唐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東西二諸天。差小。佛閣面北。佛之左壁有題。高絕難窺。老僧云。數十年來。未能辨視。余凝目讀之。所刻云。遊寶慶一首。郡守成都宋京仲宏。葡萄蔽野果連山。蕩漾涇流自一川。陳蹟到今惟石刻。畫圖隔岸有人煙。來遊共記宣和日。訪古重尋正觀年。薄晚漁樵伴歸去。夕陽篩影荻林邊。丁丑閏五月初二日書。南珍華刻。錄與寺僧。以示後來。咸誇目力。前後所罕。由佛閣而西。有三石室。東室寬丈餘。孟中丞踞焉。稍西一室。寬丈五尺。闊五尺。鑿佛。東壁題名甚多。未能盡錄。余亦鐫記云。康熙癸亥五月十三日。安邑同令浙江陳奕禧轉運金城。瞻禮閣下。勤

石紀遊在中石室右壁

邠州西門內有范文正公祠。公昔守此祠以記其功德也。明隆慶元年益都趙敬簡碑誌曰。公傳云。蘇州人。蓋原其所自也。公少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僑寓顏神鎮之秋谷口。時徒步往來省母。道路勞瘁。時人憐其孝。爲之謠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到長山。一百言其寓處抵母所之遠也。及公貴顯。客有誦此者。公每爲愴然。

涇州北門外渡汭五里。有回中山山巔。有西王母祠。相傳漢武帝求仙。西母乘五色雲降此。宮中舊多古碑佳蹟。州人以摹搨爲累。瘞土沈流。消磨略盡。惟存宋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尙書知制誥陶穀撰頌一碑。在王母殿南廊。題云。此記開寶二年故節度使清河太師建立書人誤。以下闕。咸平元年請南嶽宣義太師夢英重書并篆額。係行書。一碑在北廊。題云。天聖二年太歲乙丑三月十五日尙書度支員外郎知軍州事上柱國上官似重書。係小篆書。碑下鐫荔非絢刻。碑陰似又題云。翰林承旨八座陶公穀開寶戊辰歲爲涇州太師。張公鐸述回山王母宮頌。當時已刊勒上石。至咸平戊戌。澶帥太師柴公禹錫鎮於是邦。乃削去舊字。俾南嶽夢英重書此文。而字多舛謬。加以筆

蹟僞俗。似謂名公之文。遠近流布。好事者傳誦。恐失其真。比再磨礱。又以夢英者。自貢小學時輩推尙。遂別琢堅珉。躬自篆籀。狀斯冰玉箸之體。命工刊之。立於殿之北楹。庶乎陶公之文。回山之廟。偕斯篆而不朽矣。慮來者不詳此意。故書於碑陰以明焉。係正書。二碑夢英之書。遠不逮。似英雖用中鋒懸筆。乃如今人所講。握管正下。隨勢直趨。不能少留。多無含蓄。俗氣迫人。貽笑高雅。似論不妄。似書得秦漢風骨。縱橫自如。旁若無人。其姿態復如嬌花潤露。長松倚雲。觀彼自位。居然不薄。綠有可信者存。碑下已剝落五十字。揚者蓋少。世眼未之識。好夢英者。或反肆軒輊。千載下刮目者。誰邪。至其原碑。不知何名人書。渺乎難得。嗟乎。柴帥治之。亦何意也。殿正中古柏。大十圍。道人言。每不發葉而結子。爲李闔焚死。今枯株及檐。雙幹挺立不壞。陶公文有檀欒杏朽句。意此卽杏也。又州人言。山上舊屋。杏大如瓜。并可緣證。殿北壁石刻甚多。涇水發源平涼之西南白巖。水經注曰。筭頭山也。歷董亭東南流。注於渭。自平涼以下至高陵。注渭處。六百餘里。其中入涇之水。不知凡幾。并不載。何其略也。姑從余之所經者補之。余所未到。合流之水必多。不敢妄註。